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四

說部

藝苑卮言一

余讀徐昌穀談藝錄嘗高其持論獨嚴氏一書近體
伏習者之無門也揚用脩按遺響鉤匿跡以備覽核
如二酉之藏耳其於畦黃曩哲橐鑰後進均之乎未
暇也手宋人之陳編輒自引寐獨嚴氏一書差不悖
旨然徃徃近似而未覈余固少所可旣承乏東晤予
鱗濟上思有所揚圪成一家言屬有軍事未果會偕

使者按東牟牘殊簡以暑謝吏杜門無齋書足讀乃
取掌大簿蹠有得輒筆之投簾箱中浹月簾箱幾滿
已淮海飛羽至棄之晝夜奔命卒卒忘所記又明年
復之東牟簾箱者宛然塵土間出之稍爲之次而錄
之合六卷凡論詩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爲
一家言者以補三氏之未備者而已旣成乃不能當
也其辭旨固不甚謬整於本持其漶漫散雜亡足采
者非以解頤足鼓掌耳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論易吾
甚愧其言戊午六月敘

余始有所枰隲於文章家曰藝苑卮言者成自戊午

耳然自戊午而歲稍益之以至乙丑而始脫稿里中
子不善秘梓而行之後得于鱗所與殿卿書云姑蘇
梁生出卮言以示大較俊語辨博未敢盡英雄欺
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腹矣彼豈遂以
董狐之筆過責余而謂有所阿隱耶余所名者卮言
耳不必白簡也而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以足下
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矣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若
端木哉余愧不能答已而游徃中二三君子以余稱
許之不至也恚而私誓之未已則請絕訛訊削名籍
余又愧不能答嗟夫卽其人事而及余之不明而以

拙收不幸而亦及余之不明而以美遺余不明時時
有之然烏可以恚些男迫而奪也夫以余之不老譽
僅爾而尚無當於于鱗令余而遂當于鱗其見恚寧
止二三君子哉屈到嗜芝點嗜羊棗叔夜嗜銀玄德
嗜結髦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強也毋若余之益其嗜
歟蓋又八年而前後所增益又二卷點其論詞曲者
附它錄爲 卷聊以備諸集中壬申夏日記
汎瀾藝海含咀詞 一口爲雖蕭筆代袞鉞雖世不之
人人不之語 珠崑玉較米易多聊摘數家以供濯
被

語關係則有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鍾嶸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沈約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

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卽有永歌言危則性

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
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汙濁之
外者詩也

語賦則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
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
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楊子雲曰詩人之賦典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語詩則執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
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
相悖

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爲
主則其旨必見以情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
芳振其金石

鍾嶸曰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
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
輔又曰詩有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
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
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專用賦體則患在意
浮意浮則詞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
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差無故實明月照積雪

詎出經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劉勰曰詩有恒裁體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
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又曰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
辭暢又曰文之英挺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
秀也者篇中之獨拔又曰意授於思言受於意密則
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議在咫
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詩人篇什爲情而造文辭人賦
頌爲文而造情爲情者要約而守真爲文者淫麗而
煩潤又曰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煩而析辭

尚簡使味颺颺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

江淹曰楚謠漢風旣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

沈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和之內音韻盡殊異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又曰自漢至魏詞人才子文體三變一則啓心閑澤托辭華曠雖

存工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然典正可採配不入情
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
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中今情崎嶇牽
引直爲偶說惟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
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
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
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
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虫篆刻其體
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又曰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

獨孤及曰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羹遺味之嘆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寢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離四深謂氣象氛氲深於體勢意度繁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於事不直深於義類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

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間遠欲飛動而離輕浮

梅聖俞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嚴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輾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唐庚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
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取易文章罕工每
坐此也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五德愛湯惠休初日芙
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
所能爲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彈丸脫
手雖是輸寫便利然其精圓之妙發之於手作詩審
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又有引禪宗論三種曰其一
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
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

無間可俟

陳繹曾曰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發至情

李夢陽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景者意必二又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卽如人身以魂載魄生有此體卽有此法也

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章曰離

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物渺必因思以窮其

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安貼必因才以
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定其侈此詩之流也若
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鈞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
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枯或始迅以中留或
旣優而後促或慷慨以汪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
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
也又曰朦朧萌情之來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連
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
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
雋清圓詞之藻也又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